

歷史空間

生命的禮讚

安立志

朋友建議，咱們去青檀寺吧。多年前我到過棗莊，從未聽說過青檀寺。轉過彎去，車子停在一座牌坊之下，紅柱黃瓦重簷，黑色的匾額上書「青檀秋色」四個金字，兩側的楹聯是隸書：「風聞寺鐘聲遠，雲見山翠樓影低」。

邁過牌坊，左側是人工湖，碧波一泓，池平如鏡；右側是臥佛殿，鐘聲佛號，香煙繚繞。青山為證，兩千年前，這裡曾是楚漢相爭的古戰場，漢王山、楚王山夾峙對立，形成一個簸箕形的峽谷，峽谷中有古寺，曰雲峰寺，清光緒年間的《嶧縣志》稱，該寺建於唐代，早已廢圮。峽谷既不雄闊，也不幽深，與眾不同之處，就是生長着許多青檀樹，導遊稱，寺內有青檀 2000 餘株，樹齡在千年以上者，就有數十株。年深日久，寺以樹名，重建後的古寺，改名青檀寺。青檀為落葉喬木，木質堅硬，木料可作佛器，樹皮可作宣紙，據說，穆桂英的「降龍木」就是青檀木，而青檀樹皮製作的宣紙，才是「紙壽千年，墨韻萬變」的正宗。

沿石板路前行，路旁就有幾棵青檀樹，首先看到的是「迎客檀」，這棵古樹張開綠色的手臂，熱情迎接八方遊客。再往前走，則是一株「千年古檀」，神奇之處不是舒同的題字，而是樹枝上繫滿的紅布條，其中寄托了善男信女多少美好的希冀。路邊有一塊費縣石，石上大書「青檀精神萬歲」，看落款——「遲浩田」，中央軍委原副主席。「青檀」而「精神」且「萬歲」，心中多少有點疑惑。

進青檀寺，不拜天王殿，不看跑堂井，不撞青檀鐘，甚至不聞銀杏樹如何雌雄連理。總之，我於宗教興趣缺缺，只專注於青檀。天工開物賦予青檀奇特的生命，它不喜肥田沃土，不愛皇宮內苑，不懼匱乏，不畏貧瘠，樂在高山峽谷扎根，偏與荒山古寺為伍。《嶧縣志》稱：「檀皆生石上，枝幹盤曲如虯龍，數百年物也。」果然，從寺院右拐，崖壁陡峭，怪石嶙峋，幾株青檀，樹冠參天，濃蔭蔽日，古老蒼勁，茂密青蔥；枝如鐵，幹如銅，疙疙瘩瘩，凸凸凹凹，暴露出時光的皺紋，長滿了歲月的壽斑。幾株古檀，形體奇崛，因地制宜，或挺拔矗立，或橫枝倒掛，或在岩石上橫臥，或在絕壁上撐持。即使如此，仍然抖擻身軀，舒展手臂，向蒼天要雨水，向頑石要養分。

崖壁間，石縫裡，到處是頑強的、堅韌的青檀之根，像龍骨，似鋼筋，樹根與青石纏繞着，擠壓着，縱橫交錯，盤根錯節。在遊客眼裡，石中有樹，樹中有石，渾然一體，難解難分，說不清是樹根擠裂了崖壁，還是岩石避讓了樹根，竟然形成了奇特的「檀石一家」。鄭板橋有詩云：「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竹石》）如此頑強的生命現象，與其歌頌竹石，何如讚美青檀？

蝴蝶谷旁，崖壁之上，「文峰山人」的「始（石）破山谷」，其曲居然用一個碩大的草書「龍」來描述，遒勁蜿蜒，倔強聳峙。「龍」字一側，一棵古檀連根帶幹沿山石裂隙蜿蜒直上，勃鬱而起。崖壁中的青檀，半藏半露，似隱似現，如同骨骼，彷彿血管，泛着青石一樣的灰白色，宛如一條青龍在巖縫裡橫空出世。乾枝交匯處，丫丫叉叉，孱孱怪怪，極像鹿角馬首虎鬚的龍頭，上帝似乎



青檀寺 網上圖片

真的賦予青檀以龍的神韻！青檀有格局、有形體、有精神、有寓意，有人根據這種種不同，為這些青檀起了奇奇怪怪的名字，比如「鳳凰展翅」、「孔雀開屏」、「蛟龍騰空」、「鹿飲清溪」、「樵子下山」、「懷中抱子」、「亭亭玉立」、「頂天立地」……聽了這些詩意的描述，不知人們是否會錯了造物主的旨意，竟然賦予這些自然之子以生命的韻律。青檀是有生命的，岩石是無生命的。大自然觀而公允，生命的頑強、堅韌，終究會戰勝強大、無限的無生命體。在楚漢二山的峽谷中，這些古檀，覆天載地，櫛風沐雨，任嚴寒雪暴，任酷暑雨急，「八千里風暴吹不倒，九千個雷霆也難轟」，一千多年過去，依舊聳峙立地，蒼翠擎天。至此我才領悟到遲浩田將軍「青檀精神萬歲」的深刻涵義。日本友人本田耕堂也悟出了這個道理，所以，他在堅硬的岩石上，在頑強的青檀旁，題寫下「生命讚」三個漢字。

青檀寺的秋天是美麗的，紅楓、銀杏、青檀，搖曳多姿，如詩似畫，構成了青檀寺的三原色。一碧如洗的秋山，神清氣爽的秋山，波光瀲灩的秋水，「一徑黃花留客醉，滿林紅葉帶霜飛。」（明·孫沂《九日後再遊青檀山》）「黃葉拍天丹灶冷，青檀繞殿碧雲齊。」（明·賈三近《青檀山》）碧雲、紅葉、黃花、青檀，描繪着大自然的五彩斑斕，「青檀秋色」——「嶧縣八景」，名不虛傳。青檀不因其沒有紅楓、銀杏的多彩而靛顏，它比紅楓、銀杏多了一分樸實與謙虛；青檀不因其沒有柿子、石榴的豐碩而慚愧，它比柿子、石榴多了一份優雅與長遠。

不知明代知縣何允濟「風輕策馬問青檀，攬勝攜衣破幾盤」（《九日後再遊青檀山》），是否有了答案，「秋風古木前朝寺，僧屋如巢自在棲。」（明·賈三近《青檀山》）古寺、古佛為古木作證，星移斗轉，瞬息千年，「鶴唳青霄吟落葉，龍蟠碧樹掛枯藤。」（明·孫士重《九日後再遊青檀山》）明人筆下狀似「龍蟠」的青檀何曾改觀？「枯藤」、「落葉」不過是青檀的現場證人。「一鏡泉流梳石發，半床樹影臥虯龍。」（清·牛元復《青檀寺步韻》）清人詩中形如「虯龍」的青檀依舊勁舞，「泉流」、「樹影」不過平添了幾分留戀！

大自然既然孕育了生命，生命就具有從小到大、有始有終的生命過程。不知青檀究竟壽數，畢竟青檀也要繁衍生命。朋友從樹枝上取下一枚榆錢似的東西放在我的掌心，這就是青檀的種子，樣子很像一隻小蝴蝶，直徑約一公分，中間一粒種子，邊緣有薄薄的羽翅。成熟後，它會隨風飄舞，落到合適的所在，發芽、扎根。青檀寺旁有一景觀，曰「心中有『樹』」。這是一棵年邁的古檀，雖然樹冠看似枝繁葉茂，樹幹下部早已朽敗中空，一粒種子飛進它的「腹」中，竟然又長出一棵年幼的青檀。生命如此延續乎？

從蝴蝶谷前行，來到一座橫跨東西的小橋上，這裡竟然是青檀寺天然的地理分界線。橋南橋北的樹種差異明顯，橋南是青檀，橋北是槐樹。據說，當地人多次嘗試，青檀始終無法在橋北存活，不知是何原因，青檀莫非恪守着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來鴻

馮其庸

鐵馬金戈入夢來

——讀屈全繩詩詞隨感

我與屈全繩先生相識多年。謹知他任職軍營，長期戍邊，曾於新疆軍區、南疆軍區、總政及成都軍區任職，之前未見他有文學作品面世。今天讀到他的詩集，品味其中「金戈挑明月，鐵馬嘯深淵」、「夢中鄉關幾回路，不知此身在天涯」、「投鞭當斷長河水，揮師敢掃千丈壘」等鏗鏘之句，不禁有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之感。

屈詩質樸凝重、氣勢開闊、充滿哲理性的思考，又透出一種軍人的陽剛之氣和強烈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情懷。我自覺其特點有三：其一，題材廣泛。既有對大漠邊關軍旅生涯之生動描述，亦有對親身經歷之重大事件的忠實記錄，還有對祖國和人民的殷殷深情。如此廣泛的題材，得益於作者四十餘年風雪邊關、春雨京城等多年軍旅工作之經歷，亦得益於東南亞、歐美、拉丁美洲數十國之行之閱歷，還得益於其出身農家、荷鋤一畝之情結。其二，思想深刻。屈詩狀物言志，借景抒情，每每觸及事物本源，人性深處多有頓悟，一些精彩語句可傳世。其三，表現形式多樣。作品引古使典，為我所用，讀來活潑靈動，異彩紛呈。

此外，我還想到，在我國的文學史上，素有邊塞詩之傳統，其中的高適、岑參，尤以邊塞詩著名於世，以其詩歌內容，皆寫邊塞異域風光而氣象遼闊、風格雄健也。在宋代也有邊塞詞，如范仲淹的《漁家傲》就是一例，而辛稼軒有不少名詞，都是寫軍旅生活，其中也不乏邊塞（見註解）的內容。我讀屈先生的詩詞，自然而然地想起唐宋的邊塞詩詞來，我感到屈先生的不少詩詞，是當代的邊塞詩詞，也無絲毫誇張。如他的《自度曲·登嘉峪關》：「大漠落日飛塵，不見陽關路。催馬追星月，臥沙枕秋露。」《崑崙雪》：「崑崙冰山齊天高，大漠號角驚飛雕。鐵甲碾碎熊羆夢，萬里關河競妖嬈。」《臨戰》：「邊塞暮秋滾滾煙，男兒熱血沸關山。莫道書生戎裝新，腰下猶懸三尺劍。」《訴衷情·大漠秋點兵》：「祁連山嶺秋來黃，大雁唱蒼涼。河西路上風緊，暮色罩沙場。裝甲響，土飛揚，炮衣張。兵從天降，西望陽關，先取敦煌。」《雪夜野營》：「正月飛雪漫崑崙，寒透帳篷戰馬嘶。夜來枕戈臥冰川，曉看紅柳報早春。」此外他的《戈壁行》：「催馬走沙洲」，《神仙灣感懷》：「驅車崑崙上高原」，《戍邊二題》：「日出崑崙莽莽」，《天山飛雪急》。《庫車行》：「龜茲老城舊戍樓，古道飛塵草木秋。將

軍策馬登高台，英姿不讓遠侯。」《輪台宿營》：「南出天山百里峽，輪台城上飛黃沙。夢中鄉關幾回路，不知此身在天涯。」讀這些詩，真正使我感到「鐵馬金戈入夢來」。這樣的詩，他寫得很多，我不可能都引出來。我們讀以上所引的詩，說它是新的邊塞詩，是我們時代的邊塞詩，難道有什麼誇張嗎？說它是新的邊塞詩，當然與古代的邊塞詩不同了，根本不同的是主觀的精神境界不同和客觀的時代環境不同，至於邊塞的地理風貌、氣候條件和邊境時有的緊張形勢，應該是大致相同的。但就是因為前兩者的不同，所以屈先生的新邊塞詩顯得壯志凌雲、浩氣貫空，顯得雄風千秋而沒有古代邊塞詩蕭瑟的一面。此外他的《讀史》：「呂后謀弒制。」《訪賈誼故居》等詠史詩，也是意味深長，發人深思的。一位戎馬倥傯的將軍，怎麼會變成一位下筆千言，放懷長吟而且動人心魄的詩人呢？有一首《夜讀》給我們透露了一點消息：「夜來吟讀不覺曉，皓月清輝兩相照。窗外畫眉啾啾近，朝霞一片天際燒。」詩人給我們透露了他刻苦夜讀的情景。古往今來的大詩人，無一不是從刻苦中來的。我們從李白、杜甫、陸游等大詩人的經歷中都可找到這一點。詩人屈全繩也是同樣的情景。詩人還有一首《秦川吟》：「夢迴狄塞望秦川，故園一別四十年。鐵馬冰河流勒城，電閃雷鳴玉門關。燕山腳下讀孫武，金沙江畔再繫鞍。老卒自知夕陽紅，風雨兼程不偷閒。」這首詩，可以讓我們看到這位將軍兼詩人的高尚情懷，依舊是「風雨兼程不偷閒」，這種自始至終的刻苦勤奮精神，軍功勳業而依舊刻苦自勵的襟懷，多麼令人敬佩！這首詩與另外一首《元旦抒懷》「為官莫做弄權人，解甲重讀千字文」對讀，更能感受到他高尚的情操。

當然，詩無止境，屈詩有極為豐富的生活基礎，有他獨到的意境，唯願他今後在鑄辭、遣韻上再加錘煉，還能更進一步，更上層樓。在此，我謹題小詩一首，贈屈全繩先生：

崑崙一別十三年，又到詩城拜杜仙。
怪道詩思清似水，原來心底有靈泉。
橫刀躍馬驚風雨，壯志如山氣似虹。
屈大夫和辛棄疾，雕弓詞筆一般同。

（本文作者馮其庸，著名紅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

註：辛棄疾時代的「邊塞」與唐詩裡的「邊塞」在地理位置上是完全不同的，不能誤會。這裡只是取其邊塞的意思。

詞話詩說

梁偉詩

太平山下

今期是《詞話詩說》的最後一期。在過去三年零八個月的歲月裡，敝欄談過超過一百首香港粵語流行歌詞，見證近四年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的最新題材、寫法、點子，乃至詞人創作轉變和走向。2010年5月，敝欄由林夕〈超生培慈〉開始，2013年最後一篇《詞話》在沒有計算之下，還是湊巧聽到林夕為黃耀明所寫的新作〈太平山下〉——我想，這該是流行歌詞分析員的2013美好休止符吧。

《太平山下》作為《太平山下黃耀明演唱會2014》的點題歌曲，其實與2012年《達明一派兜兜轉轉演唱會》的主題曲《It's My Party》，都在在說着當下的香港玄機。太平山，是香港的地標式景點；太平山下，則是與「獅子山下」同構的詞組。歌曲取名《太平山下》而非《太平山》，自然隱伏着相當「挑機」的語言遊戲。在〈獅子山下〉扮演着「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中「港歌」角色的當兒，除了有擷句入詞的〈同舟之情〉，當然也有「以此山攻彼山」的〈太平山下〉——

「一到佳節只有擁上街去爭那一票聽各種粵語節日有幸看完要命報章再來看直播奪魂煙花祈求和諧就留在家等那一片煙霞漂白了舊有繁華要是怕亂閉門要是好靜有權許睡去避過喧嘩睡着便退下造夢就上吧太平山 怕太平坦 不好玩到想拜山上太平山 不見不散 怕太平穩 想攀山也不會攀想高攀獅子山 活路又路漫漫 越避靜越怕靜越避難越腐爛 上太平山 怕太平坦 風光不再山也不似山上太平山 不見不散 怕太平板山歌都唱走了板 經典的獅子山 越望越像夢幻 現在是爛爛爛 今天的紫荊花金得太爛爛」

有文化評論人認為當下的香港是「死亡與新生」的歷史時刻——老舊的正在消失、嶄新的價值觀和觀照事物的方法還在醞釀萌芽。〈太平山下〉第二部分也直抒胸臆，坦言香港快變得不認識了，天天都有舊區被清拆，有爭吵對罵，有無法宣洩的怨氣。然而，社會主旋律還是唱好歌舞昇平，殊不知崩壞已在不知不覺中坍塌。有趣的是，社會會低氣壓愈來愈大，近年連「香港詞神」林夕也每周在專欄中充當時事評論員，從年初的車公靈籤到近期的免費電視發牌、潮買路姆西，也少不了林夕的聲音。因此，〈太平山下〉既是香港集體情緒的一次倒影，也是「林夕時評」的詩化與昇華。

令我更感興趣的是，當大家都以為太平山代表香港，太平山是必到的香港地標。根據資料顯示，太平山山頂多被稱為「山頂」（The Peak）或「太平山頂」，不過一般所理解的山頂範圍，十分籠統，只是把山頂纜車山頂站一帶當做「山頂」。事實上，山頂站一帶為爐峰峽，真正的山頂位於山頂公園。地理上，山頂依地勢可再被細分為扯旗山、爐峰峽、歌賦山和奇力山。由此可見，或許香港人也不大了解太平山，同理，香港人或許也不看不透香港，正如「金得太爛爛」的金紫荊，一切只是虛像。真的香港，還未來臨；最好的香港，也未來臨。



祝賀嫦娥三號順利登月。

圖／文：張小板

豆棚閒話

青絲

寒夜擁爐

南方的冬天濕寒陰冷，早晚的溫差極大，至夜，冷颼颼的寒風會凍得人渾身僵木，血脈凝滯，不少人家會備一盆炭火，圍爐而坐，藉火取暖。為消寒永夜，人們烤火的同時，還會衍生出一些相關的活動，或邀客茶敘，或近火讀書，或將食物置於炭火的熱灰內，使其燻煨至熟。得此添綴，寒夜擁爐也成為一件令人愉悅的和樂之事。

南宋杜耒有詩曰：「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烤火之樂，在於暫時放下了手頭上的事情，於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之餘，尋得須臾片刻的閒空。如此時，若是邀得三兩良朋，在一起漫無邊際地高談闊論，思想激盪，使久繃的神經得到舒緩，放飛一下被囚禁已久的內心真實本性，是不可多得的享受。如果彼此富有文思雅興，還可以聯句作詩，從情思與現實的交匯中享受一點美與和諧，更是其樂融融。由於人在這一刻，已把凡俗的心思放下，願望低而單純，更易於體驗到平淡的可貴，能感受到生活的韻高致靜，意趣盎然。所以杜耒說，「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寒夜擁爐，也最宜讀書，由此獲得的沉靜之美，是一種精神的至樂。南宋范成大詩曰：「誰與幽人暖直身，筠籠雪送烏薪。」他深知寒士的現實生活無奈，故雪夜送炭給友人饗養正，讓他有炭烤火，可以擁爐讀書，以度冬夜的漫長時光，於此寫下了一段段友情的佳話。由此也可知，范成大亦是深諳擁爐讀書之樂的人。靜夜裡，獨自圍爐捧書而讀，神觀清淨，性地純一，天地間彷彿只剩下熾盛的炭火偶爾發出的「噼啪」微聲。於此虛靜的氛圍裡，思維會尤為空明，書中的一語一句，透釋出的思想和見解，都可浸潤到心靈的最深處，與自己



寒夜，圍爐取暖。 網上圖片

形成感應。於是，思想便得到了昇華，心智便得到了淨化，達到了「書人和一」的至高境界。

圍爐取暖時煨烤食物，很容易勾起人們閒適而安逸的生活夢想，於情於味，都倍受人稱賞，故也最受人愛。明人文震亨《長物誌》曰：「『煨得芋頭熟，天子不如吾』，直以為南面之樂，其言甚過，然寒夜擁爐，此實真味，別名土芝，信不虛矣。」古人圍爐烤火，把芋頭埋到炭灰裡煨熟，並盛讚其味，譽為「土中靈芝」。還謂侃道，有一煨熟芋頭在手，即使南面登基稱王，也無法比擬這一時刻的快樂。這一流風餘韻，至今仍流行於民間各地。尤其是年節假日，一大家團聚在一起，圍爐烤火之際，小孩藉着爐火煨烤食物，彼此爭搶傳遞用來夾取炭火的火鉗，是極為溫馨的生活場景。煨烤的食物也不僅限於芋頭，紅薯、雞蛋、糰子、白果、板栗、年糕，都可成為爐邊至味。此中佳趣，只有親歷者方可領略。

要把枯燥貧瘠的生活過得更为雅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懂得享受片刻的優遊，學會捕捉某一瞬間的美好，都是不可或缺的生活技巧。寒夜擁爐其實也是生活的一種藝術。